

第七回 譚楚玉斬寇立功 莫漁翁山村獲罪

話說譚老爺聞得差人來報，究地方有何事情，遂叫眾人退後，問差人道：「地方果有何事，給我細細說來。」差人道：「山賊破了汀州，十分猖獗，還喜得不據城池，單搶金帛子女，如今又到別處去了。」譚爺聽了，驚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竟是一塊險地了！下官既受國恩，就是粉骨碎身，也辭不得了。只是地方多事，不便攜眷。差人，你們先去，我不日就要到任了。」差人遂叩頭而去。楚玉向藐姑道：「夫人，你且在莫漁翁家暫住幾日，等地方寧靜之後，我差人來接你。」藐姑遂將行李分開，只見行囊裏面，有字一封，上寫「平浪侯封」四字。楚玉拆開一看，竟是一本須知冊，把汀州一府的民情利弊，與賊營裏面虛實的倘由，注的明明白白。叫我一到地方，依了冊文做去，不但身名無恙，還有不次之升，這等說起來，晏公的意思，竟要扶持到底了：「夫人，我你快些拜謝！」楚玉對絳仙道：「不便來接，要去自去罷。」即就告別。絳仙聽了，也自覺無味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楚玉自從到任以後，一舉一動，俱照冊文行事。所以未及一月，歌聲載道，民心歡悅。一日想道：「下官到任以來，喜得民安吏職，官有餘閑。只是山賊未除，到底不能安枕。前日蒙晏公顯聖，把治民御盜之略，造成冊子見遺，我把治民之事，驗他御盜之方。誰想一字不差，前功如此，後效可知。所以往各處申詳，力任征剿之事。蒙上臺批下詳文，把各路兵馬錢糧，都屬我一人提調。又慮官卑職小，彈壓不來，因俺未到之先，有個慕容兵道，在陣上降賊去了。就委俺暫署此職，以便行兵。若能滅賊成功，即以此官題授。今乃出師吉日，不免把隨征將校號令一番。」遂齊集眾將，吩咐道：「本道今日用兵，不比前人輕舉，智圖必勝，慮出萬全。料想那幾個小賊，不夠本道誅夷。只是一件，要防他戰敗之後，依舊入山。到了巢穴之中，再去剿除，就費力了。左營將校，領一枝人馬，守住入山的要路，使他無門可入；右營將校，帶一枝花人馬，先入山中焚毀他的巢穴，使他無家可歸。斬將擒王，就在此一舉了！小心用命，不可有違！」眾人遂各領命而去。楚玉也自領全軍殺將前去。

及至兩軍相對，真個人強馬壯，一以當百。殺得那些山賊，抱頭而竄。及至到了山前，又見滿山火起，山大王知是被人焚了巢穴，就撥馬從小路而奔。誰知小路也有埋伏，一鼓之間，將山大王活擒過來。楚玉吩咐，就此奏凱收兵。

及至歸到衙門，賞勞眾將已畢。查點賊寇，八個都有，惟少投降的那個叛賊慕容兵備道。楚玉道：「待我移會各衙門，畫影圖形，定要拿住此賊，然後獻俘。你們眾將之中，有能密訪潛拿，解到軍前者，就算首功，另加升賞。」內有一將道：「小將有個朋友，前日從浙江回來，說在山中遇見一人，分明是他的模樣。求大人賞憲牌一紙，待小將扮做捕人，前去緝獲。若果是他，只消協同地方拿來就是了。」楚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有憲牌在此，就委你前去。」那人拿了憲牌，遂同手下人辦就捕役。

行了三日，已到嚴陵地方，牌將對那人道：「來此已是，大家都要小心。」那人道：「那邊松樹底下有個睡覺的，不免去喚他醒來，預先問個消息，再講。」二人遂到松樹底下，看道：「這就是他了，快取家伙出來！」叫道：「慕容老爺，快醒來！」石公起來道：「我是個深山野人，並無相謝，與諸公絕不謀面，不要錯認了。」牌將道：「不錯不錯，你原任漳南巡道，我是你標下的將官，豈有認錯之理。快不要推辭，隨我到原任地方去。」石公道：「你們既然認得我，也不必遮瞞了。只是出山一事，我是斷斷不從的，煩你去回復本官，放過了我罷。」牌將道：「快些下手！」遂將索子與他帶了。

石公大驚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就要我去，豈有用官法拘拿之理！是那個官兒差你來的？」牌將道：「奉汀州譚老爺的軍令，特來拿你，有憲牌在此，你自己看來。」石公道：「呀！果然是他的。我對你講，你那本官，與我最相契厚。他未遇之先，夫妻兩口的性命，都是我救活的。為甚麼恩將仇報，竟把叛犯二字，加起我來！既然如此，待我從家裏過一過，他的夫人現在，你若不信，去問她一聲就是了。」牌將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帶便過一過。」及至到了門首，叫道：「娘子，快請譚夫人出來。」二人出來見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他們三個是何等之人，為何沒原沒故，鎖住了你？快些講來！」石公對藐姑道：「不奉別人的官差，是你那位有情有義的尊夫，感激我不過，差他來報恩的，多謝多謝。現有憲牌在此，是親筆標的，不信拿來請看。」藐姑接來看道：「呀！果然是他標的。這等說起來，竟不是個人了！」對差人道：「有我在，不怕他險到那裏。快些放了，待我去回復他。」牌將道：「噫！好大體面，你既是夫人，為甚麼不隨去上任，倒住在反賊家裏？莫說不是，就是真的，也沒有老爺拿賊，夫人釋放之理。快些起身，不必再說閑話。」藐姑道：「夫妻二字，豈是假得的，既然不信，連我也帶去，一同審問就是了。」牌將道：「這句話還說得有理！既然如此，僱下一隻大船，我們帶了犯人，坐在前艙，你同他的妻子，住在後艙，一同前去便了。」牌將著一人前去僱船不提。

再說慕娘子向藐姑道：「譚娘子，想是我家男子，當初說話之間，不曾謹慎，得罪了譚官人。所以公報私仇，想想法來害他。全仗你去周全，夫婦二人的性命，就在你身上了。」藐姑道：「他是個有心人，決不做負心之事。我仔細想來，畢竟有個緣故。既然如此，快些料理船隻，即便起身，且看到了那邊，是怎樣處治。」

要知後事，觀下回便明。